

郁
林
选
编

徐志摩爱眉书简



徐志摩爱书简

郁 林 选编

•
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东四五条内月牙胡同10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

•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5.25印张 107千字

1988年9月北京第1版 198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0000册

ISBN 7—80053—251—8/I·090

定价:1.30元

徐志摩小传

徐志摩，原名徐章垿，浙江省海宁县硖石镇人士。出生于1895年1月15日。在国内读过上海沪江大学，后转读北京大学。以后到美国留学，在哥伦比亚大学读银行学，又到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，再转到康桥大学的王家学院作选科生。1922年回国，做过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上海光华大学、大夏大学、南京中央大学的教授。1931年8月，从南京乘飞机到北京，中途过山东省党家庄，飞机触山岩，焚毁遇难。他同胡适、梁实秋等在上海创办过《新月》杂志，倡导自由主义的文艺。他的思想很受英国罗素、印度泰戈尔的影响，讴歌人生爱、自然爱。他的散文晶莹蕴藉，词采绚丽，富于情趣。他的诗融和欧美诗律和中国诗的风格，形成一种新抒情诗体，在奔放曲折里能充分运用俗语、民歌的复叠调。他的翻译，选择很精，能作到流畅、准确。

他的著作，诗集有：《志摩的诗》、《翡冷翠的一夜》、《猛虎集》；散文集有：《巴黎鳞爪》、《自剖》；短篇小说有：《轮盘》；戏剧集有：《卡昆冈》；书简有：《爱眉小札》。此外，尚有部分译作。

目 录

浪漫情怀总是诗

——徐志摩的爱情生活·····	(1)
爱眉小札·····	(9)
致小曼六十一通·····	(44)
眉轩琐语·····	(143)
附录：哭摩·····	(153)
后记·····	(160)

浪漫情怀总是诗

——徐志摩的爱情生活

梁实秋曾在一篇序文中提到：“徐志摩值得令我们怀念的应该是他的那一堆作品，而不是他的婚姻变故或风流韵事……徐志摩的文名几乎被他的风流韵事所掩……”（刘心皇著《徐志摩与陆小曼》序）梁文中也分析了徐志摩的恋爱格外引人入胜的原因，那要归结到人的好奇心，和喜欢谈别人私事的根性；徐志摩与陆小曼近似才子佳人的浪漫传奇，就因此被加枝添叶地敷演起来。站在学术研究的立场，我们希望从详实的记载中，去了解徐志摩的恋爱与婚姻，进一步认识徐志摩这个人。

徐志摩在新文学史上，无疑地占有一席之地，我们除了从他的作品去认识他以外，自然也希望从他的生活点滴描绘出真实的诗人形象。本文正是试图作这种努力，以徐志摩的爱情生活为主线，映衬出他多彩多姿的一生。文中二位女主角，一是他的元配夫人张幼仪，一是陆小曼。

张幼仪

张幼仪，名嘉扮，宝山人。他的哥哥张君功，是民社党主席；另一位哥哥张嘉邀在上海银行界享有盛名。1915年，张幼仪18岁，奉父母之命与20岁的徐志摩结婚，据鄂公《别记》

的描述：她“线条甚美，雅爱淡装，沉默寡言，秀外慧中，亲故多乐于亲近之，然不呼其名，皆以二小姐称之”。

1918年春，徐氏夫妇的第一个儿子积锠生于家乡硖石，这年8月，徐志摩抛舍下家庭、妻子，由上海搭轮赴美，进入麻州克拉克大学就读。1920年秋，他得到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学位，即启程前往英国，得狄更斯先生介绍，进入剑桥大学王家学院，做个随意选课听讲的特别生。是年冬，张幼仪也到英国伦敦来了，两人在离康桥六英里的沙士顿租了房子同住。当时，徐志摩正陷入另一张情网，他苦苦追求才女林徽音，想得到她为终身伴侣，而始终没有得到林小姐肯定的允诺。翌年秋天，张幼仪在现实环境的压力下，只身赴德求学。又次年，志摩赴柏林会夫人，2月下旬复得一子，取名德生，3月间，由吴经熊、金岳霖作证，与张幼仪离婚。

在徐志摩尚未赴柏林之前，他曾致函张幼仪，提出离婚要求，中有如下数语：“彼此有改良社会之心，彼此有造福人类之心，其先自作榜样，勇决自断，彼此尊重人格，自由离婚，止绝苦痛，始兆幸福，皆在此矣。”（引胡适《追悼志摩》）他认为只有自己从奋斗中追求，才能得到真生命、真幸福、真恋爱。这年10月，徐志摩自伦敦回国，他的家庭对离婚一事非常不谅解，但他却和已离婚的夫人通信更勤，感情更好。徐志摩的双亲不忍其媳妇离开徐家，遂认她为寄女。

直到1925年，张幼仪一直留在柏林。这年3月，徐志摩决定到欧洲作“感情作用”的旅行。19日，其次子德生（彼得）患腹膜炎死于柏林，他于26日赶到柏林，已不及见最后一面。在徐志摩于3月26日给小曼的信中，他提到：“C（指张幼仪）可是一个有志气有胆量的女子，她这两年来进步不少，独立的

步子已经站得稳，思想确有通道，……她现在真是‘什么都不怕’，将来准备丢几个炸弹，惊惊中国鼠胆的社会，你们看着吧！”这个晚上，徐志摩曾陪着张幼仪看歌剧《茶花女》解闷。她说志摩：“只到欧洲来了一只脚，‘心’有别用的。”

1926年秋天，张幼仪自德国返国，任教于北京，12月，徐志摩双亲到北京，由她迎养。志摩12月14日给她的信上，曾说：“你们那一小家庭，虽是新组织，听来倒是热闹而且有精神，我们避难人听了十分羡慕。……”1927年夏天，梁实秋曾在上海见到张幼仪，她在静安寺路开设云裳公司，这是中国第一个新式的时装公司，营业状况盛极一时。这时候，徐志摩已和陆小曼结婚，却常在张幼仪的住所进进出出，张幼仪对他仍是嘘寒问暖，没有任何芥蒂。她落落大方的气度、朴实干练的处世待人态度，给人很好的印象。张幼仪在上海，并曾创办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，自任董事长兼经理。抗战胜利后，她以民社党中执委的身份，管理该党的财物，是民社党的风云人物之一。

1949年后，张幼仪移居到香港，结识中医苏季子，二人于1953年8月初，由香港飞赴东京结婚，缔结一段良缘。

陆小曼

陆小曼，名眉，江苏常州人。幼时聪明活泼，在上海读幼稚园，八九岁时随母亲到北平，与父亲陆定住在一起。后来，进入北平法国圣心学堂读书，其父又聘英籍女教员教授她英文，到她十五六岁，英文论文、信札，已能意到笔随，平时手不释卷，那些名人著作，什九都已读过，同时她兼习法文，因之英法语言，都讲得非常流利。

小曼在未结婚前，是北平交际界名花，她不仅是跳舞能手，更能唱一口漂亮的京戏。磊庵在《陆小曼与徐志摩艳史》中（按：此资料由陆小曼其弟陆效冰供给，可信度极高）说：“这时候，外交部常举行交际舞会，小曼是跳舞能手，假定这天舞池里没有她的情影，必使阖座为之不欢。中外男宾，固然为之倾倒，就是中外女宾，好象见了她，也目眩神迷似的，必欲与之一言而后快。而她的举措既得体，发言又温柔，仪态万方，无与伦比，所以向她父亲和母亲求婚的，先后不知有多少。她父母总是婉言拒绝，不肯把这一颗掌上明珠，轻易许人。”1920年，小曼的母亲才决定将她许配给王赓，一位刚从美国西点军校毕业回国的青年才俊。

陆小曼与王赓结婚后数年，认识了徐志摩，彼此相处得很好。王氏夫妇于周末和星期日，常和徐志摩及其他朋友，一起到饭店跳舞，或游西山，或看京戏等等，大伙尽情地玩乐。但是，在假期外，王赓总是手不释卷地研究各种问题。徐志摩则不管假期不假期，时常去找王赓夫妇，邀约他们跳舞，或作其它游乐，王赓自然是不参加，他往往说：“志摩，我忙，我不去，叫小曼陪你去玩吧！”王赓没想到徐志摩和陆小曼会背着他去谈恋爱。不久，北京当局发表王赓为哈尔滨的警察厅厅长，他上任时，把陆小曼寄住在北京母家。这时，徐志摩与陆小曼形影不离，如胶似漆地过着恋爱的生活。在陆小曼的《爱眉小札》序文中，她曾说：“在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（说来也十年多了），我是早已奉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同别人结婚了，虽然当时也痴长了十几岁的年龄，可是性灵的迷糊竟和稚童一般。婚后一年多才稍懂人事，明白两性的结合不是可以随便听凭别人安排的，在性情与思想上不能相谋而勉强结

合是人间最痛苦的一件事。……这样的生活一直到无意间认识了志摩，叫他那双放射神辉的眼睛照彻了我内心的肺腑，证明了我的隐痛，更用真挚的感情劝我不要在骗人欺己中偷活，不要自己毁灭前程，他那种倾心相向的真情，才使我的生活转换了方向，而同时也就跌入了恋爱了。于是烦恼和痛苦，也跟着一起来。”从《小曼日记》中可发现：徐志摩的“真”，正是吸引陆小曼的重要因素之一，她曾说：“……我也明白他，我也认识他是一个纯洁天真的人，他给我的那一片纯洁的真，使我不能不还给他一个整个的永没有给过别人的爱的。”郁达夫在《怀四十岁的志摩》一文，即说：“忠厚柔艳如小曼，热情诚挚若志摩：遇合在一起，自然要发放火花，烧成一片，哪里还顾得到纲常伦教？更哪里还顾得到宗法家风？……”郁达夫并说他佩服志摩的纯真，与小曼的勇敢。

志摩、小曼的恋爱事件，终不免在北京的社交界招引闲言闲语，以致闹得满城风雨。1925年3月，徐志摩不得已决定到欧洲旅行，避避风头，并想顺道去探视卧病的印度诗哲泰戈尔。在徐志摩欧游期间，他有11封给小曼的信，小曼也应志摩的要求，记下日记20篇，小曼的日记约略可归纳出下列的重点：

- (1) 她的日记是向志摩说话，亲近志摩的方法。
- (2) 怨恨丈夫的情绪，都如实写在日记里。
- (3) 埋怨父母不能了解她与志摩的恋爱，在日记中时露不满之词。
- (4) 想念志摩的话，向志摩诉苦，诉说自己的勇气。

徐志摩这趟欧洲行，到过苏俄、德国、英国、意大利、法国、瑞士等国，在7月间接到小曼病重的信，仓促启程返国。

8月6日，他曾偕陆小曼与林长民同游瀛台宫湖。9日，他开始写日记，记载与小曼相恋的经过和心情，写好了当信一样拿给小曼看，这就是脍炙人口的《爱眉小札》，日记一开头就写道：“‘幸福还不是不可能的’，这是我最近的发现。”

1926年阴历7月7日(公历8月14日)，传说中牛郎会织女的日子，徐志摩和陆小曼终于排除阻碍订婚了，席设北海董事会，到有宾客百余人。这年阴历8月27日(公历10月3日)，两人在北海结婚，由志摩的老师梁启超证婚，胡适作介绍人。梁在致证婚词时，将一对新人训戒了一番，满座为之失色。据参加婚礼的人士事后的回忆，当天梁任公可是展足了威风，他以严师的身份训戒志摩说：“徐志摩，你这个人性情浮躁，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成就；你这个人用情不专，以致离婚再娶，……以后务要痛改前非，重新做人！”另外，也向一对新人殷殷告诫：“你们都是离过婚、重又结婚的，都是用情不专，以后要痛自悔悟，……祝你们这次是最后一次的结婚！”

梁任公对志摩小曼的婚姻，极不满意，一来陆小曼的原任丈夫王赓，也是任公的学生。二来，志摩与原配张幼仪离婚时，梁任公就曾写一封长信劝他，不要将自己的快乐，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。由于以上的理由，梁任公极反对这件婚事，他曾在婚礼翌日写给子女的信中，谈到此事。信中说：“我昨天做了一件极不愿意做之事，去替徐志摩证婚。他的新妇是王受庆(即：王赓)夫人，与志摩恋爱上，才和受庆离婚，实在是不道德之极，我屡次告诫志摩而无效，胡适之、张彭春苦苦为他说情，到底以姑息志摩之故，卒徇其请。我在礼堂演说一篇训词，大大教训一番，新人及满堂宾客无不失

色，此恐是中外古今所未闻之婚礼矣。……”

婚后，徐志摩偕小曼离开北平，暂时寄寓上海新新旅馆，11月中旬搬回破石。12月，孙传芳战事起，曾避兵上海；是时，徐志摩的父母并不谅解此门亲事，已先到北京，由张幼仪迎养。磊庵对志摩婚后的生活情形，有详细的叙述，兹择要引录：“小曼养尊处优，在北平就是出了名会花钱的小姐，既嫁志摩后，依然不事收敛。……不久以后，志摩便在上海光华大学教授英文，同时在法租界花园别墅租好一座精致房屋，接小曼居住。”“小曼在未结婚前，上海已誉为交际花。后随志摩到沪，更是名满江南。当时有些阔太太，为募捐赈济而演义务戏，曾亲自登门，请她出来帮忙。……在上海上流社会中，无分男女，闻小曼之名咸欲一睹颜色以为荣，而且每次义演，尽管有多少位名票在前，也必推她压轴。其实她于平剧一道，并无真实功夫，仅是在北平拾到一点牙慧，既没拜个老师，又没作过票友，这总是因生得漂亮，艳名轰传，先声夺人。惟她喜欢平剧倒是真的，尤喜欢捧坤伶，……她平日拨撒已惯，对于捧角，更是一掷千金，毫无吝嗇。”

志摩和小曼婚后，生活并不如恋爱时所想象的美丽。他承认自己的生活失败，诗作中的情调，也暗惨得可怕。胡适说他：“冒了绝大的危险，费了无数的麻烦，牺牲了一切平凡的安逸，牺牲了家庭的亲谊和人间的名誉，去追求，去试验一个‘梦想之神圣境界’，而终于免不了惨酷的失败。”胡适称他的失败是“一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的失败”，梁实秋在《谈徐志摩》里也说：“志摩临死前几年的生活确是濒临腐烂的边缘，不是一个敏感的诗人所能忍受的，所以他毅然决然地离开上海跑到北平。”

1931年徐志摩因飞机失事遇难后，小曼遭受的打击甚大；虽然她没有再嫁，但却和翁瑞午秘密同居。翁瑞午是世家子，家中收藏书画甚多。小曼天性爱美，且喜绘画，翁则时时慨赠名画，以博佳人欢心。他又常教小曼吸食阿芙蓉（鸦片）、打牌，志摩生前爱小曼至深，只要小曼喜欢的事，他都一味姑息。志摩曾说：“投资到‘爱的理想’上去，它的利息是性灵的光彩，爱是建设在相互的忍耐与牺牲上面的。”志摩为小曼的付出极大，到头来却不免有了幻灭之感，无怪乎梁实秋举西洋浪漫派的文学家雪莱、拜伦、卢梭等人物为例，说他们“都是一生追逐理想的生活，而终于不可得。他们爱的不是某一个女人，他们爱的是他们自己内心中的理想”。志摩一生中所追求的也正是这样“浪漫的爱”。志摩始终抱着决心，要改造小曼的思想；他以为小曼的挥霍和玩乐，是由于苦闷的发泄，只要苦闷一去，自会改变；他以为小曼只要脱离旧日环境跟他结婚，他就有绝对的影响力，使她成为中国的伊莉莎·白朗宁。然而他的小曼，只是他个人一厢情愿的幻象。小曼虽聪明，又多才多艺，但她不甘寂寞，生活上挥霍无度，喜欢上舞场、逛戏园、捧坤伶、抽鸦片烟，身体又多病，作为这样一个女子的丈夫，徐志摩再会挣钱，终不免于捉襟见肘之窘状。陆小曼1965年5月因病死于上海，享年64岁。

陈信元

（选编时有所删节——编者）

爱眉小札

8月9日起日记

“幸福还不是不可能的”，这是我最近的发现。

今天早上的时刻，过得甜极了。只要你；有你我就忘却一切，我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要了，因为我什么都有了。与你在一起没有第三人时，我最乐。坐着谈也好，走道也好，上街买东西也好，厂甸我何尝没有去过；但哪有今天那样的甜法；爱是甘草，这苦的世界有了它就好上口了。眉，你真玲珑，你真活泼，你真象一条小龙。

我爱你朴素，不爱你奢华。你穿上一件蓝布袍，你的眉目间就有一种特异的光彩，我看了心里就觉着不可名状的欢喜。朴素是真的高贵。你穿戴整齐的时候当然是好看，但那好看是寻常的，人人都认得的，素服时的眉，有我独到的领略。

“玩人丧德，玩物丧志”，这话确有道理。

我恨的是庸凡，平常，琐细，俗；我爱个性的表现。

我的胸膛并不大，决计装不下整个或是甚至部分的宇宙。我的心河也不够深，常常有露底的忧愁。我即使小有才，决计不是天生的，我信是勉强来的；所以每回我写什么多少总是难产，我唯一的靠傍是刹那间的灵通。我不能没有心的平安，

眉，只有你能给我心的平安。在你完全的甜蜜的高贵的爱里，我享受无上的心与灵的平安。

凡事开不得头，开了头便有重复，甚至成习惯的倾向。在恋中人也得提防小漏缝儿，小缝会变大窟窿，那就糟了。我见过两相爱的人因为小事情误会斗口，结果只有损失，没有利益。我们家乡俗谚有：“一天相骂十八头，夜夜睡在一横头”，意思说是好夫妻也免不了吵。我可不信，我信合理的生活，动机是爱，知识是南针；爱的生活也不能纯粹靠感情，彼此的了解是不可少的。爱是帮助了解的力，了解是爱的成熟，最高的了解是灵魂的化合，那是爱的圆满功德。

没有一个灵性不是深奥的，要懂得真认识一个灵性，是一辈子的工作。这功夫愈下愈有味，象逛山似的，唯恐进得不深。

眉，你今天说想到乡间去过活，我听了顶欢喜，可是你得准备吃苦。总有一天我引你到一个地方，使你完全转变你的思想与生活的习惯，你这孩子其实太娇养惯了！我今天想起丹农雪乌的“死的胜利”的结局；但中国人，哪配！眉，你我从今起对爱的生活负有做到他广全的义务。我们应得努力。眉，你怕死吗？活比死难得多！眉，老实说，你的生活一天不改变，我一天不得放心。但北平就是阻碍你新生命的一个大原因，因此我不免发愁。

我从前的束缚是完全靠理性解开的，我不信你的就不能用同样的方法。万事只要自己决心；决心与成功间的是最短的距离。

往往一个人最不愿意听的话，是他最应得听的话。

8月10日

我6时就醒了，一醒就想你来电话，现在9时半了，难道你还不曾起身，我等急了。

我有一个心，我有一个头，我心动的时候，头也是动的，我真应得谢天，我在这一辈子，本来自问已是个死人，竟然还能尝着生活的甜味，曾经享受过最完全、最奢侈的时辰，我从此是一个富人，再没有抱怨的口实，我已经知足。这时候，天坍了下来，地陷了下去，霹雳种在我的身上，我再也不怕死，不愁死，我满心只是感谢。即使眉你有一天（恕我这不可能的设想）心换了样，停止了爱我，那时我的心就象莲蓬似地栽满了窟窿，我所有的热血都从这些窟窿里流走——即使有那样悲惨的一天，我想我还是不敢怨的，因为你我的心曾经一度灵通，那是不可灭的。上帝的意思到处是明显的，他的发落永远是平正的，我们永远不能批评，不能抱怨。

8月11日

这过的是什么日子！我这心上压得多重呀！眉，我的眉，怎么好呢！刹那间有千百件事在方寸间起伏，是忧，是虑，是瞻前，是顾后，这笔上哪能写出？眉，我怕，我真怕世界与我们是不能并立的，不是我们把他们打毁成全我们的话，就是他们打毁我们，逼迫我们的死。眉，我悲极了，我胸口隐隐地生痛，我双眼盈盈的热泪，我就要你，我此时要你，我偏不能有你，喔，这难受——恋爱是痛苦，是的眉，再也没有疑义。眉，我恨不得立刻与你死去，因为只有死可以给我们渴望的清静，相互的永远占有。眉，我来献全盘的爱给你，

一团火热的真情，整个儿给你，我也盼望你也一样拿整个、完全的爱还我。

世上并不是没有爱，但大多是不纯粹的，有漏洞的，那就不值钱，平常，浅薄。我们是有志气的，决不能放松一眉肩，我们得来一个真纯的榜样。眉，这恋爱是大事情，是难事情，是关生死超生死的事情——如其要到真的境界，那才是神圣，那才是不可侵犯。有同情的朋友是难得的，我们现在有少量的朋友，就思想见解论，在中国是第一流。他们都是真爱你我，看重你我，期望你我的。他们要看我们做到一般人做不到的事，实现一般人梦想的境界。他们，我敢说，相信你我有这天赋，有这能力；他们的期望是最难得的，但同时你我负着的责任，那不是玩儿。对己，对友，对社会，对天，我们有奋斗到底，做到十全的责任！眉你知道我这来心事重极了，晚上睡不着不说，睡着了就来怖梦，种种的顾虑整天象刀光似的在心头乱刺，眉，你又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嵌着，连自由谈天的机会都没有，咳，这真是哪里说起！眉，我每晚睡在床上寻思时，我仿佛觉着发根里的血液一滴滴地消耗，在忧郁的思念中黑发变成苍白。一天24小时，心头哪有一刻的平安——除了与你单独相对的俄顷，那是太难得了。眉，我们死去吧，眉，你知道我怎样的爱你，啊，眉！比如昨天早上你不来电话，从9时半到11时，我简直象是活抱着炮烙似地受罪，心那么的跳，那么的痛，也不知为什么，说你也不信，我躺在榻上直咬着牙，直翻身喘着哪！后来再也忍不住了，自己拿起了电话，心头那阵的狂跳，差一点把我晕了，谁知你一直睡着没有醒，我这自讨苦吃多可笑，但同时你得知道，眉，在恋中人的心理是最复杂的心理，说是最不合理可

以，说是最合理也可以。眉，你肯不肯亲手拿刀割破我的胸膛，挖出我那血淋淋的心留着，算是我给你最后的礼物？

今朝上睡昏昏的只是在你的左右。那噩梦真可怕，仿佛有人用妖法来离间我们，把我迷住一辆车上，整天整夜地飞行了三昼夜，旁边坐着一个瘦长的严肃的妇人，象是运命自身，我昏昏的身体动不得，口开不得，听凭那妖车带着我跑，等得我醒来下车的时候有人来对我说你已另订婚约了。我不信，你带约指的手指忽在我眼前闪动。我一见就往石板上一头冲去，一声悲叫，就死在地下——正当你电话铃响把我震醒，我那时虽则醒了，而那一阵的凄惶与悲酸，象是灵魂出了窍似的，可怜呀，眉！我过来正想与你好好的谈，偏偏你又得出门就诊去，以后一天就完了，4点以后过的是何等不自然而局促的时刻！我与“先生”谈，也是凄凉万状，我们的影子在荷池圆叶上晃着，我心里只是悲惨，眉呀，你快来伴我死去吧！

8月12日

这在恋中人的心境真是每分钟变样，绝对的不可测度。昨天那样的受罪，今儿又这般的上天，多大的分别！象这样的艳福，世上能有几个人享着；象这样奢侈的光阴，这宇宙间能有多？却不道我年前口占的“海外缠绵香梦境，销魂今日竟燕京”，应在我的甜心眉的身上！B明白了，我真又欢喜又感激！他这来才够交情，我从此完全信托他了。眉，你的福分可也真不少，当代贤哲你瞧都在你的妆台前听候差遣。眉，你该睡着了吧。这时候，我们又该梦会了！说也真怪，这来精神异常的抖擞，真想做事了，眉，你内助我，我要向外打